

九世紀與十世紀的三位中國大詩人

張健

杜牧

李商隱

李煜

這三位詩人（含詞人）都只活了四十多歲（中國算法杜牧是五十歲），又都是多情的人，但他們的詩（詞）風則同中有異。茲分別論述如下：

杜 牧（西元八〇三—八五二）

晚唐的詩風多華麗，但杜牧、李商隱在華美的辭藻、繁富的典實外，也表現了胸懷出仕用世理想的情思，是傳統的儒家詩人。

杜牧是一位慷慨的志士，也是一位風流的公子。一般人容易注意他的後一種風格而忽略了前者。其實前者才是他生命的重心。如果說杜牧是一位浪漫詩人，他也許正像英國的拜倫，不止是由於生活中多綺聞的「浪」蕩，而且更因為生命中飽含雄心壯志的豪放。但他似乎始終不是卡萊爾所說的「癡癲派」。

「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（一作「唯有」）青樓薄倖名。」固然是小杜「不拘細行」的最好證據，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，却是由以下這些出色的絕句為主要基石而確立的：

折戟沈沙鐵未銷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（赤壁）

煙籠寒水月籠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。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後庭花。（泊秦淮）

紅霞一抹廣陵春，定子當筵睡臉新。却笑丘墟隋煬帝，破家亡國為何人？（隋苑）

以上三首，除了「隋苑」的末二句稍嫌直率之外，都是優美而含蓄的。杜牧是一位最富歷史感的詩人。他往往超越現有的時空而又不脫離現實的環境。借古喻今，就今懷古是他詩中常用的手法。尤其赤壁一詩，短短二十八字中，包含古今興亡的多少感慨，可稱詠史絕句的壓卷作。由江邊的殘鏽鐵兵器，在想像中體認三國前夕的人事風雲。第三句省略一假設語：如果東風不及時吹起，赤壁之戰周郎安得勝績？此一義看似尋常，但由於「銅雀春深鎖二喬」一句，而使全詩詩意驟然深闊無比。「春深」二字，清人薛雪評之為「下得無賴」，意思就是說「無中生有」、「強辭

奪勢」，然而却表現了厚重的詩意。曹操當年據說曾誇口：總有一天要把江東二喬（小喬是周瑜之妻）接到銅雀台來。這七字有意從這一軼事落筆，其實要傳達的却是「歷史的命運將大大改變」；億萬生靈往往在大自然或歷史人物的一個偶然變異中受害或倖全。這樣一個鉅大的主題，杜牧却用兩句詩透徹的表現了出來，並且給人餘音繞樑之感。而他的全民休戚感，也在此中流露無遺。此外他的文章也足以置入唐代名家之列，像阿房宮賦即膾炙人口。

李商隱（西元八三一—八五八）

李商隱是文學史上爭論最多的一位詩人。元遺山論詩絕句說：「獨恨無人作鄭箋！」便是指義山詩的難解、迷離而言。

分析義山詩，可分幾方面來說：

一、華豔：像錦瑟詩的「莊生曉夢迷蝴蝶，望帝春心託杜鵑。滄海月明珠有淚，藍田日暖玉生烟。」有「曉夢」、「蝴蝶」、「春心」、「杜鵑」、「滄海」、「月」、「珠」、「藍田」、「日」、「玉」等華美的意象，但組織在一起，又不見強行湊合之迹（當然也有相反的例子），這是他的一大特長。「重過聖女祠」的「一春夢雨常飄瓦，盡日靈風不滿旗。萼綠華來無定所，杜蘭香去未移時。」等，也都是很好的實例。

二、句新：李商隱詩中句法、章法變化之豐富，詩人中除了杜甫、韓愈、蘇軾之外，能跟他相比的很少。

三、用典多：除前引二詩外，他的無題詩、楚宮、寄羅劬興等，都是用典繁密的。有時不免累贅或滯重，成為他藝術上的一大包袱。李詩的晦澀，這也是一個重要因素。

四、感慨深：他因為自己被深深捲入牛、李黨爭的漩渦中，終生痛苦、受挫，所以在理想未能施展的情況下，不免有許多牢騷和諷寓，有的隱晦，有的昭顯，譬如有名的「賈生」：

宣室求賢訪逐臣，賈生才調更無倫。可憐夜半虛前席，不問蒼生問鬼神！

顯然以賈生自比，顧影自憐之意呼之欲出；馮浩說他詩中的漢文帝實在是諷刺牛黨（當是令狐綯）的，十分可信。又如「安定城樓」一詩中的「賈生年少虛垂涕」「欲迴天地入扁舟」等，都可以窺見他的襟懷和境遇。「蟬」詩也是自喻：

本以高難飽，徒勞恨費聲。五更疏欲斷，一樹碧無情。薄宦梗猶泛，故園蕪已平。煩君最相警，我亦學家清。

「一樹碧無情」也是託諷語，但表現得何等溫柔敦厚！因此有時他便不免悲觀了：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！」（登樂遊原）

義山也有造語質樸而神味極自然的作品，如「北齊二首」之一的首二句：「一笑相傾國便亡，何勞荆棘始堪傷。」也是因為感慨深遠，所以為後人讚許。可惜連紀曉嵐這樣的大學者也不太能欣賞他的幽婉蒼健處（紀說此詩「欠渾」），真是知音難遇啊。

李煜（西元九三七—九七八）

李煜是五代時南唐的後主，他是一個清純多情的貴族公子，不幸生身於帝王家，竟成為亡國之君，被迫度過了一段掩淚腸斷的歲月，但創痛的境遇却使他的詞作更為成熟，境界也幾乎前無古人。王國維人間詞話中便稱許備至：「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。」「李重光之詞，神秀也。」「神秀」是最高評語。又說他所以傑出的理由：「

詞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，故生於深宮之中，長於婦人之手，是後主爲人君所短處，亦卽爲詞人所長處。」其實後主當政時一本仁厚的胸懷，頗能雅思博愛，對士人樂官固然優待，對民間罪犯，已論決死刑的，多從輕有減，有司再三爭持，才垂淚答應。可見他自具杜甫、白居易一流詩人的胸懷，而且有機會付諸實行——「再使風俗淳」的理想，不是盡在不言中嗎？可惜他生性軟弱而缺乏魄力，年輕而沒有經驗，又注重生活的享受，所以終於難挽回社稷覆亡的命運。王國維說他是一位主觀詩人——「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」，其實這話也只說着了一半，他在亡國被俘後的生活體驗，便不能以「閱世淺」來概括了。嚴說格來，一個作者如果永遠自囿於「閱世」之淺，恐怕很難成爲大家。

早期作品像有名的戀詩「菩薩蠻」：

蓬萊院閉天台女，畫堂晝寢人無語。拋枕翠雲光，繡衣聞異香。潛來珠簾動，驚覺銀屏夢。慢臉笑盈盈，相看無限情。

對象是小周后——也是他的小姨。多麼旖旎！同調另一首的「衩襖步香階，手提金縷鞋。」更把那女孩偷情的實景寫活了！

後期的詩詞可就大不相同了：「世事漫隨流水，算來夢裏浮生。醉鄉路穩宜頻到，此外不堪行！」（烏夜啼）；「問君能有幾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」（虞美人）；「雲籠遠岫愁千片，雨打歸舟淚萬行。」（律詩「渡江望石城」）；「離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遠還生。」（清平樂）。意象、音律俱勝，都是不朽名作。所謂感慨大，所謂「神秀」，都應向此中尋味。他的惟一遺憾是題材不甚寬廣。

仔細尋索之下，中國在第九、十兩個世紀，只有這三位是够格稱爲大詩人的。